

## 周俊輝參選立法會為香港社會寫生

歐陽裡

周俊輝參選立法會，畫家問政，是去年香港藝壇的一宗大事，也是香港社會一件比較特別的事。或者說，這是一件很香港的事，一件不可能在香港以外發生的事。常理而言，現代社會多見律師問政、軍人問政、商人問政等。即使是藝術家參選，大家也比較容易聯想到平日登台演出的演員，或熟讀史哲的文豪。他們或擅長帶動觀眾情緒，或月旦議論時政，要轉型從政，亦似乎比較始終足下。畫家一向不粉墨登場、不爬格子維生，平時多用眼看，用手做，往往慣於將要說的話先變成作品，放進社會，間接產生影響。不過周俊輝明言不相信「政治藝術」，質疑「為甚麼藝術家要通過作品參與社會事件」，而不用公民身份投票和上街<sup>1</sup>。言下之意，藝術家也可以採取主動，爭取社會環境和政策上改變。於是在2012年7月26日，周俊輝和他的好友、支持者們，拿著一幅他的招牌電影重畫畫作（這次是李小龍《龍爭虎鬥》中的一幕，對白是「我眼裡沒有敵人」）到選舉事務署報名，正式踏出參選之路。他認為，藝術圈內，有人因為參與社會運動而放棄藝術，也有人政治冷感，不問世事，甘心只在專業制度的框框內創作<sup>2</sup>。他如此描述這圈中兩極，似乎是屬意要走中庸之道。其實，在這個資訊爆炸，眾聲喧嘩的年代，中庸之道並不易走，也少人走。因此，周俊輝藝術參選之路，值得我們詳加紀錄，細心理解。



圖1  
周俊輝報名參選立法會  
功能界別選舉，  
2012年7月26日，  
香港沙田

現代人浮躁，只爭朝夕，有其背後的道理。社會學家告訴我們，高度現代化(high modernity或late modernity) 令我們熟悉的世界不斷高速遠離我們。所謂的Runaway World<sup>3</sup>，在社會層面，知識的啟蒙和累積並沒有令人類更加掌握自己的命運，反而製造了更多的風險和意外。在個人層面，職場總是人浮於事，沒有可以建立個性的事業，只有不斷開始和結束的短期職業循環——人早已學會了放棄安身立命的奢想<sup>4</sup>。在無謂學習歷史，又不能計劃將來的處境下，許多人即使有一刻雄心壯志，也圖謀做安迪•華荷的「十五分鐘名人」；與其做默默耕耘又寂寂無聞的工蟻，不如選擇做剎那光輝，但引人注目的螢火蟲。世界大勢尚且如是，在香港這個「借來的時間」、「夾在殖民者與殖民者之間」<sup>5</sup>的空間更加如是。但周俊輝是一個例外——他一步步地做著自己可以做的事情，不譁眾取寵，也沒有隨波逐流。從他參選之舉，我們可以看出他的個人本性，也看到了香港浮誇的表面下一些深藏的社會底蘊。

因為經常客席講課、展覽作品和面對公眾，周俊輝現在已經可以很熟練地講出自己的故事：一開始是平凡地道港人的成長處境——他出身基層，父親是的士司機，後來買了兩架的士做車主。但人生無常，父親患病不能再開車，兩部的士的分期付款重擔就落在他身上。於是他大學時代，一面在中文大學新亞書院的雲端上讀藝術，一面賺取收入供償還借貸。他沒有從小沉浸於「飲咖啡、看法國電影」的lifestyle<sup>6</sup>，但有自幼跟隨師父學習太極拳<sup>7</sup>。他雖然修讀藝術，學到了各種西方的美學和技法，但似乎港產片和的士對他的影響更深。他不曾是學生領袖，不是後生可畏的那種早熟社運天才，但他當上全職藝術家後，漸漸從比較切身的問題開始，參與社群事務，逐步走到面向公眾的世界：先是「伙炭藝術工作室開放計劃」，一件還是比較視藝圈子的事情；然後是「工廈藝術家關注組」，開始聯合其他的文化藝術工作者，再到選立法會，爭取全民文化權利。



圖2  
周俊輝在宣布參選記者招待會發言。2012年7月13日，香港灣仔

一個認真建立志業的藝術家需要不斷摸索，尋求突破，做成多個不同階段的作品。以社會學家布爾迪(Pierre Bourdieu) 的講法，作家和藝術家的地位，是同時受到文學藝術圈子內外的影響。一個藝術家倘若在市場上獲得成功，他就可以支配更多的資源，更有條件實踐自己的理想。不過，若要在文學藝術同儕中建立地位，他又要比較清高，做一套自主美學的捍衛者。簡而言之，其實就是做到「不稀罕」的

境界。在不同的階段取得機會後，又證明到自己不稀罕外在的獎勵。例如在得到經濟上的成功後，做挑戰中產和資產階級價值和口味的作品。又或者在得到學院獎項資格後，再和較年青的新派美學走在一起，做更新穎前衛的事情等。布爾迪的講法，是「interest in disinterestedness」。不過，布爾迪也認為，藝術家其實無法準確地計算策略，他們往往只能基於一種概括的感覺判斷，「feel of the game」，再加上個人際遇互相影響確立地位。

周俊輝個性平實，炫耀性(conspicuous)的地位建立不是他的作風。他不斷嘗試，尋求突破，風格和內容轉向，都是按照自己的步伐，自然地去做。一個階段做夠了，就嘗試新的生活、新的環境、做新的創作去增進識見。到看夠了，又往別處啟航。他大學時期的作品主要在試驗繪畫的形式和美學。他從最基本的開始：試透視、線條等，又把香港城市的街景先拍下來，再照著相片去畫。在下一段時期，他又反轉過來，用相機拍下實物模型的質感，甚至是自己的尊容，再用相片重新拼砌出美術史中的經典繪畫作品。也有一段時期試過挪用、混雜和顛覆中西經典文學和繪畫中的人物和場景；也曾經涉獵過錄像、行為藝術等表現方式。他在香港初有所成後，遠走北京。京漂夠了，當事過境遷，他又回到香港。由於他一直都在全職創作，所以產量在香港藝術家而言算是十分豐富。畢業沒有多少年頭就有商業畫廊為他舉行個展，以後歷年取得不少本地和外地獎項，作品又不愁沒有買家和收藏。以他的年紀，在藝術事業的路上，算是平步青雲。在香港，可以靠賣畫作為主要收入，更是異數。

Copyright © 2012 Department of Fine Art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 版權所有



圖3  
周俊輝及其作品《梁振英——「六四這件事當然是中國人的一場悲劇」》，磁漆布本，244x488厘米，2012。  
(鳴謝作者提供圖片)

不過，縱使他經歷多次藝術和創作轉向，現今文藝討論較為熱門的另一些前沿思潮，例如女性主義、身體政治、性別議題、酷兒文化等，對他看似還未有多大的影響，未有促使他作深入探討。當然每一個藝術家的作品，每一個文本都可以作多重的解讀(polysemic)，但他的創作興趣和原動力還是來自始終如一的剛陽氣：題材是李小龍、無間道、英雄本色等，近年比較多畫的新聞片段中的政治人物也幾乎全部都是男人。他最近的一幅作品《英雄本色——「想不到香港的夜景是這麼美的」》，畫面當眼之處是大大一架的士停泊在山上，俯瞰九龍夜景，狄龍和周潤發唏噓地坐在一旁。他表示一向畫的都是「大眾 relate 到

的感覺」，沒有把很私密的個人的情感放進畫中。但其實他對的士有極深的執愛，他說每當看到畫中車身上完紅色，就會喜從中來。用磁漆這種工業顏料上色也是他的標誌，除了他覺得油畫顏料太普通外，也因為磁漆可以上在任何表面，而且是從前（未有電腦噴畫時）戲院室外木板電影廣告畫的顏料。我看過他畫的一幅街景底稿，在未上色前線條精準分明。上色以後的完成作品，感覺粗獷，好像刻意要和工筆的細膩過不去。所以，把他的作品放進當今思潮的話，有時會覺得有點 out of place——堪稱懷舊。所謂老土當時興，曲線地別樹一格。

他對政治參與的方法也同樣懷舊。當「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已是上世紀的宣言<sup>8</sup>，今天知識文藝界時尚討論 governmentality 多於 governance，認為權力已經更多在體現在微觀的人際相處、身份認同、偏見霸權、身體性別和家庭角色等地方，或在宏觀的人為環境災害、人口控制的時候，代議政制彷彿已是咸豐年前的話題。其實藝術家活在社會當中，受到社會政策影響，息息相關。但參與選舉這種 formal politics 往往不是藝術家的強項。藝術家於是把批判或控訴做成作品，引起議論，再由他人啟動有關的社會制度程序，泛起改變的漣漪。在代議民主健全的國家，藝術家和其他市民一樣，要爭取訴求，有表達意見的渠道，也有專業的政客和政黨在程序上代勞。但香港代議政治發育不全，執政團隊並非由普及而平等的選舉產生。議會內民意代表權力受制，充其量只有監察權，而無制定政策的實權。九七回歸後，中國政府維穩意識大過天，香港民主進程受阻，許多殖民地的運作方式依舊，以至立法會的功能界別本應行將入木，但仍然不斷借屍還魂。眾所周知，功能組別的界別定義、選舉辦法和議員質素都良莠不齊。因為選民資格封閉、含糊又混雜，很多議席由最初設立時隨意權宜定義的小圈子操控，因循守舊，沒有開放競爭的途徑，於是很多議員獲提名後就自動當選，造就尸位素餐之輩。而「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別正是這些功能組別流弊的重災區。但如果沒有人競逐，文化工作者和關心文化發展的香港市民，又只有不斷「被代表」的宿命。香港政府架構在司局一級文化缺席，過去連在立法會也沒有人為文化發言，平白浪費一個議席，就更加令人扼腕歎息。



圖4  
工廈藝術家關注組舉辦  
「趕走霍震霆」記者招待  
會，2012年4月1日，  
香港灣仔富德樓

所以周俊輝參選，消極的作用是知其不可而為之。他透過親身經歷，詳細揭露功能組別的種種荒謬之處，包括界別和選民資格的界定<sup>9</sup>、投票人如何代表所屬團體的意見、和每名選民的影響力等<sup>10</sup>。

### 所以周俊輝參選，消極的作用是其不可而為之。

他也為選舉製造了競爭，迫使候選人發表關於文化範疇的政綱。上屆選舉霍震霆循此制度自動當選，無需公開接觸選民，沒有任何選舉活動。所以在周俊輝參選之前，一群文化藝術工作者，開了一個叫「趕走霍震霆」的記者招待會，公布霍震霆多項零的紀錄：自2001年以來，零項動議，零項修訂動議。

在2010至2011年間，零次發問，和蟬聯出席率最低「冠軍」。<sup>11</sup>霍震霆後來沒有再參選，由回歸初期循另一小圈子選舉晉身立法會的馬逢國代替<sup>12</sup>。按照候選人的公開支持者來看，馬逢國受到文化工業資本家、議席設立時存在的一些行會、商會代表，和親北京政權陣營可以動員的組織聯會等推舉。周俊輝一方面則比較代表前線的個人藝術家和文化工作者。由於支持周俊輝的人無法透過登記做選民起義，最後馬逢國得票1,106，周俊輝477，另一候選人蕭思江得票109。周俊輝的得票，其實比以往在這個界別出現過的挑戰者得票為高，威脅不小。

Copyright © 2012 Department of Fine Art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 版權所有

圖5  
「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功能界別選舉結果公佈，2012年9月10日，香港亞洲國際博覽館

除了揭露功能組別的不義，參選的積極作用是利用選舉作為平台，透過公開的文化政策辯論，和傳播媒介的報導，向公眾宣揚文化議題<sup>13</sup>。周俊輝的政綱綱領是「文化權利」，主要指出香港因為地產霸權，物業炒賣熾熱，漸漸地只有最具經濟生產能力的活動才能生存，令城市功能趨向單一，港人生活方式沒有選擇。我認為文化權利的引伸意義更加是人民不應該被視作文化經濟的消費者，和配合盛事的啦啦隊，而是有權主動透過文化藝術活動，建立自身主體的歷史觀點，自主建立價值觀和生活方式，維繫志同道合的社群，也有機會發展做業餘或專業的藝術家、文化工作者。唯有這樣保留有機的文化土壤，香港才有長遠的文化生機。在選舉活動未啟動之前，周俊輝在一次傳媒拍攝中拿著畫架到工廈實地寫生，有如印象派畫家般去畫他人的「日常生活」。他筆下有工廈劇團的排練場地、Band房和視覺藝術家工作室等。這幾幅畫除有寫實元素外，也加入創意處理突顯了工廈混雜的用途和空間。正式參選後，他有一次帶記者去到工廈參觀，拍攝他的洗樓活動，藉此舉增加了傳媒報導文化內容，讓更多人得悉生活可以有不同的選擇，和專業可以有不同出路。正因為周俊輝沒有背負一定要當選，要「吃政治飯」的包袱，他可以做



這些「有違選舉策略」的事情——例如花大量精力，洗樓拜訪沒有選票，但活躍從事文化活動的人。但我認為更重要的是競選工程不但令藝術家、文化工作者更加組織起來，也令文化生產活動的一些細微問題在選舉期間及之後持續曝光，包括(1)政府推行鼓勵「文化及創意產業」的目標受到官僚制度的現實限制，往往自相矛盾；(2)工廈文化用戶其實也有階級之分：有些學歷很高，有些比較低。有些要憂柴憂米，有些自得其樂，波希米亞；(3)藝術家也是社區經濟的一分子：樓上的藝術家和樓下的車房都是五金舖的顧客，形成有機的共生；(4)藝術創新往往誕生於經濟低潮的時代，或在城市中被忽略的夾縫中：藝術家可以進駐火炭，是因為回歸後有97金融風暴，和後來的沙士，物業市場低迷。周俊輝自己也因此有機會「自置物業」，擁有自己的工作室，穩定了「土地」這個生產要素。

誠然，倘若沒有功能組別，周俊輝其實難以畫家為主要身份參選。香港的地區直選，近年都好像變成是「好家嫂」和「住家男人」型候選人的天下。地區選民的確要有人處理投訴，修橋補路等切身需要。事實上在同一時期，發起「一年唔幫襯大地產商」運動的龐一鳴參加地區直選，得到廣泛報導，但得票和對手比較懸殊。反過來說，如果我們需要的只是每四年一次，讓文化工作者議而不政的機會，功能組別選舉可以比地區直選更能擴闊社會議題。當然主流傳媒如報紙電視等有既定的議題角度，受眾也資訊飽和，文化議題要突破，難度不小。在政治效果上，透過參選功能組別引起「文化論政」也是一個很荒誕的權宜，因為在一個正常的國家，議政論政固然重要，但另一方面，執政黨或在野黨都應該有方方面面的智囊，制定社會政策，宣示文化願景。然後通過選舉，由得到民意授權的領導人組成內閣，委任具威望，具才學的人出任文化相關政府部門的部長，再一層層地吸引更多人才，加入政府或其他法定機構，服務社會。

圖6(左)  
周俊輝選舉海報，  
2012年7月

圖7(右)  
周俊輝，《工廈藝術家—  
音樂在觀塘》，塑膠彩布  
本，40x60厘米，2012。  
(鳴謝藝術家提供圖片)



圖8  
周俊輝「洗樓」，2012年  
8月，香港火炭

有人問他參選是否有損失，  
影響他的藝術工作甚至前途，  
他說很難計算，未來難料，  
也質疑為何要刻意區分  
作品和生活。

香港的政治制度從歷史軌跡走到現在的位置，與上述「正常」情況仍然相距甚遠。周俊輝問政，顯然是偏向虎山行。有人因此會覺得周俊輝參選是「行為藝術」，這樣似乎暗示他參選另有所圖，醉翁之意不在酒。誠然，當代藝術，自達達主義開始，到普普藝術、概念藝術等，有不少機智的藝術家志在利用現代藝術制度的運作，將平凡物品放進藝術展覽空間，讓博物館、策展人、藝評人等忙作一團，生產意義，藝術家則自己以逸待勞，讓作品達到意在言外，言在物外的效果——人文學者Lanham稱之為attention economy，或from stuff to fluff<sup>4</sup>。當代藝術有時的確過分取巧，予人玩世不恭的感覺。除非藝術家有真實付出，有承擔風險，這樣「言在物外」的作品才有更實在的價值，和持久的說服力。周俊輝重畫電影畫面、新聞片段，以至政府宣傳片等，放進藝術場合，也是一種當代藝術的策略。對於他的選舉工程，他表示並不「宣示為行為藝術」，這是一個高明的處理。有人問他參選是否有損失，影響他的藝術工作甚至前途，他說很難計算，未來難料，也質疑為何要刻意區分作品和生活。我感到他這些說法比較真誠，因為他真有當選議員的心裡準備，也貫徹始終，假戲真做，走完競選全程。他最初也是受人推舉而參選，比較過其他同儕的處境，覺得自己無需打工，理應好好利用一直以來經營的生活彈性——或許這就是「當仁不讓」（梁振英特首競選時的口頭禪之一），但其實是更像一種行有餘力的狀態。參選確實是他人生中的一個突破，一個藝術志業上的轉折，但他從過去走到這一步，也來得十分自然，順理成章。我們看到政治豐富了他的藝術，藝術也豐富了他的政治，在這方面上周俊輝其實還算是相當前沿的。

在2012年，因為政府強推所謂「國民教育」而引起強烈反彈，香港進入了一位中四學生可以號召全城社會運動的年代。比較之下，周俊輝的政治觸覺和社會參與要算遲熟。但是，放在垂垂老矣的選舉議會政

治，周俊輝又相當早熟。所以，周俊輝參選，是一件老套中有點新奇，雖不算石破天驚，卻也相當例外的事情。香港造就了一個周俊輝，周俊輝畫下了香港的風景。投票日臨近時，他停止洗樓工作，改在旺角西洋菜街擺檔寫生，在市民大眾的眼光下畫下這個喧鬧都市的眾生相。其實，周俊輝整個參選工程本身就是一幅香港社會政治現況的寫生，一幅寫實而帶有個人風格的政治風景畫。他走出藝術問政的中庸之道，飽覽左右兩邊風景，見證了不少香港社會矛盾。香港社會有「深層次矛盾」這個講法，多年前出自京官之口，後來，眾多評論政治的人士又不斷重複，現在變得人人琅琅上口。但弔詭的是，矛盾在什麼地方、成因為何、如何解決，一向人言人殊。或者發話的人從來都是刻意語意不清，方便群眾各自表述，自說自話；也同時方便統治者指桑罵槐，朝令夕改。但周俊輝這次具體畫出了香港的矛盾，立此存照。我們看到的香港，是一個人人在大學學院裏後現代福柯(Foucault) 上口，但作為市民竟然還未有一人一票公平選出自己的執政領袖(universal suffrage)，這種已經屬於現代社會早期的基本權利。我們看到香港民情複雜，哲理和實況衝突大，以至許多事情看起來既小眾亦大眾，既前衛又傳統，既成功又失敗，既令人氣餒又充滿希望，既令人驚奇，又好像有點理所當然。這幅社會政治風景畫的色彩，就像周俊輝的磁漆，讓人更清楚地看到模糊(ambiguity) 這種香港狀態。這幅畫的背景風貌，總是令人感到一陣雖未變天，但山雨欲來之勢。這幅畫的主角，也應該是一架剛剛「交更」的的士——從前殖民地政府是「慢世魔王」型司機，在文化政策上，大體無謂而治，但透過獨尊高雅表演藝術，放任流行文化，陰乾文藝批判，迴避身份認同等取向作幕後駕馭。不過，香港由於歷史上的因勢利導，她毗鄰大陸，但在國家以

Copyright © 2012 Department of Fine Art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 版權所有



圖9(左)  
設立街站向無票公眾宣  
傳，2012年8月18日，  
香港油麻地

圖10(右)  
設立街站向無票公眾宣  
傳，2012年8月21日，  
香港火炭



圖 11  
三名候選人出席香港  
電台電視部製作  
「功能界別選舉論壇」，  
2012年8月31日

外，於是在兩岸政府獨裁，嚴控意識形態的年代，唯獨香港成了享有最多文化消極自由的綠洲，造就了不少文化藝術奇葩。今天特區政府隨著世界「文化轉向」、「文化產業」的潮流，躍躍欲試，有可能會轉為因文化之名，包裝各種經濟政治項目，甚至服務方便統治的需要；在政策路上兜兜轉轉，忙於追逐全球城市「品牌」的海市蜃樓。處於這個轉折，香港人需要更多民主，也需要更多民智，才可當好一個精明的後座司機，不會變成一個被兜路被濫收車資的乘客。在這個形勢下，我期望周俊輝的藝術問政之路，繼續下去，以後還是會有更多轉折，更多驚喜。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客席助理教授及香港大學社會系兼任講師

<sup>1</sup> 「文化權利——藝術家參選的前因後果」展覽場刊，頁4。「文化權利——藝術家參選的前因後果」周俊輝個人展覽，2013年3月7至19日，香港科技大學曾肇添展藝廳。香港科技大學藝術中心主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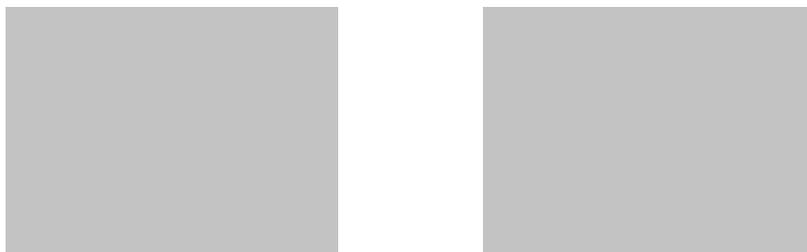
<sup>2</sup> 「文化權利——藝術家參選的前因後果」展覽場刊，頁4。「文化權利——藝術家參選的前因後果」周俊輝個人展覽，2013年3月7至19日，香港科技大學曾肇添展藝廳。香港科技大學藝術中心主辦。

<sup>3</sup> Anthony Giddens, *Runaway World: How Globalisation is Reshaping Our Lives* (Routledge, c. 2002)

<sup>4</sup> Richard Sennett, *The Corrosion of Character: The Personal Consequences of Work in the New Capitalism* (New York City: W.W. Norton & Company c. 2000)

<sup>5</sup> 周蕾：「殖民者與殖民者之間——九十年代香港的後殖民自創」，《寫在家國以外》（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9，頁91-118）

<sup>6</sup> 財政司曾俊華在2013年2月28日出席電台聯播節目「財政司司長熱線」時表示：「我整個生活、lifestyle(生活態度)也是中產，(人工是幾多才算?)未必是在人工設限，其實是lifestyle，我看過有些文章說，飲咖啡的人是中產，或鍾意看法國電影的人是中產。」《信報財經新聞》網站，2013年3月1日。  
[http://www.hkej.com/template/dailynews/jsp/detail.jsp?dnews\\_id=3644&cat\\_id=2&title\\_id=581107](http://www.hkej.com/template/dailynews/jsp/detail.jsp?dnews_id=3644&cat_id=2&title_id=581107)



<sup>7</sup> 周俊輝選舉單張，2012年7月

<sup>8</sup> Carol Hanisch, "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 in *Notes From the Second Year: Women's Liberation: Major Writings of the Radical Feminists* (Sulamith Firestone and Anne Koedt, c.1970)

<sup>9</sup> 「演藝小組」和「出版小組」設有個人票，但「文化小組」和「體育小組」則只設團體票。許多知名的文化人、多次獲得「香港傑出藝術家年獎」、「藝術成就獎」等，在業界德高望重的資深藝術家，都被拒絕在這個界別登記為選民，完全沒有任何直接或間接選票。在周俊輝競選短片中的靳埭強沒有票，周俊輝的太極師父也是無票「苦主」，無從參與。

<sup>10</sup> 團體票掌握在「獲授權代表」手中，此人一經登記，並無任何規則規定此「代表」需要每隔多少年重新確認資格，也無法確保他認真廣泛徵詢本身團體的意見後投票。整個藝術發展局只有一張選票，但又有商業集團為旗下每一間分公司或分店登記一次，成功持有多票。藝術發展局也沒有廣泛徵詢其本身選民的意見，以至大會最後作出的決定和藝術家表達出的意願相反。有地區曲藝社收到郵寄選舉單張後，不明所以，致電周俊輝競選工作人員質問為何有他的地址（其實由選舉事務處提供），和什麼是立法會！經多番解釋後，該曲藝社代表最後說：「咁幫我祝周生演出成功」。這番雞同鴨講的對答，也真夠黑色幽默。由此可見，功能組別的問題太多，無論如何改良，已經穩定操控選舉的利益團體沒有改變的誘因，政府即使肯「頭痛醫頭」地糾正，過程也十分需時，往往未能趕及在下屆選舉中體現，且會不斷衍生更多新的繁瑣和混亂，最終依然難以服人。

<sup>11</sup> 「立法會議員天主教監察組」《2011-2012年度監察報告》，2012年10月18日

<sup>12</sup> 回歸後第一屆立法會，有十位議員由選出行政長官的同一個四百人選舉委員會選出；第二屆選舉委員會人數增至八百人，負責選出的議員減至六位。馬逢國就是循這個途徑當選議員的。到了第三屆立法會，依照《基本法》的規定，再沒有由選舉委員會選出的議員，而馬逢國再也沒有參選，但政府卻轉而委任他為藝術發展局主席，直至2010年底。

<sup>13</sup> 「文化觀點主流化」，《周俊輝選舉政綱》，2012年7月26日

<sup>14</sup> Richard A Lanham, *The Economics of Attention, Style and Substance in the Age of Informat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 2006)

圖 12, 13

以寫生方式向無票公眾宣傳「文化權利」，2012年9月2日，香港旺角

Copyright © 2012 Department of Fine Art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 版權所有